

重編奇
情說部

瓦車蓬



重編通俗
奇情說部

瓦車篷產子

江蝶廬重撰

第一回 遺產昧良心分離手足 窮途嘆落魄供養椿萱

從前有弟兄三人，從小同居合爨，長次俱已娶妻，妯娌之間，非常和睦，惟三弟最小，隨着兄嫂過活，後來長大了，他兩個哥哥給他娶了一房媳婦。這媳婦的母家很有錢，帶來了不少妝奩，看見夫家一鍋裏煮飯，坐着一桌喫，要喫些私房東西也不方便，心下就很不稱意，日夜在丈夫跟前攪撥。『那些田產銀錢，都是伯伯們掌管，出入你全不知道，他們在亮裏，我們在暗裏，用一說十，用十說百，那裏曉得呢？如果家道衰落，只苦了你年幼的兄弟。依我說，不如早早分析，將財產三分撥開，各人靠各人的幸運，你看好不好？』三弟被妻言所惑，鬧着分家。

兩個哥哥被他逼得沒法，依着他將家分了，剩下庭前一棵大紫荊樹，是祖上傳下來的，歸着那一個好呢？大哥是至公無私的人，不管他正在開花茂盛，議將大樹砍倒，分爲三截，每人各得一截，零枝碎葉，論秤分開，商議妥了，只待來日動手。

次日三兄弟同去砍樹，到得樹下，花也萎了，枝也枯了，已經一些兒沒有生氣，大哥用手一推，那棵大樹應手而倒，不由的向樹大哭，兩個兄弟道：『一棵樹值得什麼？何必這樣的痛惜？』大哥道：『我不是

瓦車蓬產子 第一回

二

哭這樹，想我弟兄三人，同爺合母，和這樹一樣分開不得，根生本，本生枝，枝生葉，漸漸茂盛起來。可見這樹不忍分離，一夜自家枯死，我們弟兄分離了，也像樹一般枯死，永無茂盛的日子，所以我覺得傷心呢！『兩個兄弟聽了大哥之言，至情感動，可以人不如樹嗎？互相抱着痛哭了一場。於是三弟便不聽他妻子的話，家也不分了。』

說也奇怪，過了幾天，庭中那棵紫荊樹，也沒有人去整理，自會端正，枝枯再活，花萎重新，比前更加爛熳。大哥看了，快活得了不得，連忙喚兩個兄弟來看，各人嗟訝不已！即此一端，可見弟兄要和睦，所謂「家和萬事興！」別說一棵樹，死了復活，就是地上的泥土，也要變做黃金呢！

以上的幾句說話，無非勸人兄弟和睦，不可聽信了妻子讒言，鬧着分析，如果長兄堅執不允，他就請了訟師，告到當官，把祖上苦掙來的血汗錢，情情願願送到衙門裏去使用，非要達到了分產的目的，方才干休。有的甚而至於爲了遺產，手足之間，互相爭奪，不是兄害了弟，定是弟弑了兄，演出離奇殘酷的案件來，這是作者一個舉例，請看下文，便知端的。

江西省南昌府，離城五里，有一洞庭村，村中有一位安員外，單名一個昆字，別號天樂，娶妻朱氏，擁有家財百萬，良田千頃，無奈膝下缺少一個傳宗接代之人，故此夫妻二人一心向善，修橋補路，齋僧佈道，果真蒼天有眼，不到一年的光景，朱氏安人生下一子，安員外喜之不盡，焚香點燭，叩謝神明。三朝洗兒，取名文亮，筵開湯餅，廣宴親朋，自有一番熱鬧。

誰知文亮三歲那年，安員外又舉一子，取名文秀。光陰迅速，兄弟二人俱皆長大，同窗攻書，文亮聰明好學，而且稟性忠厚，文秀則貪頑心甚，待人尖刻。那年文亮十六歲，宗師到省，文亮考中一名秀士，安員外夫妻大喜。當下即有人來說媒，迎娶了東村顧員外之女，鳳英小姐過門，夫妻同庚，郎才女貌，頗稱相得。成婚一載，也添了一位小官人。三朝之日，由祖父取名壽保，少不得款待親朋，熱鬧異常。

這村中有個周員外，也到安家賀喜，見文秀雖沒有功名，人物俊俏，到還不錯，暗中拜託文亮的岳父顧祥生爲媒，將女兒愷雲許與文秀爲妻。當下顧員外轉言告知安員外，安員外大悅，即命文秀過來，叩見岳父，就此一言爲定，不日迎娶過門。小夫妻十分恩愛，妯娌也頗和睦。一年之後，也生下一個小孩，取名祿保。

一家方在安樂度日，那曉樂極生悲，安員外臥病在床，文亮急忙延醫調治，燒香許願。無奈上了年紀的人，病入膏肓，藥石無效的了。臨終之時，叫了文亮兄弟二人來到床前，執手言道：「我死之後，你們二人須要孝順母親，手足和睦，好好撫養兩個孫兒才是！」言罷雙足一挺，撒手西去了。文亮兄弟二人跪地送終，一家大小，放聲痛哭，備棺成殮，延僧追荐。誰知朱氏夫人痛夫情切，每日哭哭啼啼，茶飯不思，漸漸染病在床，員外喪事尚未完畢，也就相繼一命歸陰了，成服掛孝，雙棺同殯在堂。

過了百日之後，文秀見父母一死，長兄老實，早已存心謀奪家財，這日走到書房中，叫聲道：「大哥！昨夜得一夢兆，爹娘叫我速將棺柩埋葬祖塋，遲恐不利。醒來一想，死者入土爲安，到也不錯，特此走來與

大哥商議，擇一吉日，將二老送入祖塋，才是正理。」文亮聽說，連連搖手道：「豈有此理！父母尸骨未寒，何忍遽言安葬？非在家中供養三年，以報劬勞之恩。」文秀道：「請你不要假惺惺了，要孝順爹娘，在世時當好好孝順，現在死了，供在家中，倘有風烟火燭，怎生是好？」二人就此你一言，我一語，爭吵起來。安僮見他二人吵鬧不休，忙到後堂請出大娘二娘相勸，也是勸不住，只得打發安僮去請諸親六眷到來評論。霎時間俱已到齊，問明情由，兄弟仍是各持己見，爭論不休。

只聽文秀言道：「他自己以爲他是個秀才，每日只曉得吃飽了飯，跑在書房中念書，百事不理。家中田地房產各事，全要我一個經管，苦事全是我來挨。今天當着各位親長在此，到不如把家產分析了，以後各管各事，你念你的書，我種我的田，你將來做官做宰相，我也不想來靠你。各位長親，看我說話，對是不對？」文亮執意不允，說道：「孔懷兄弟，同氣連枝，如何可以分得？況且父親臨終之時，諄諄囑咐，言猶在耳。刻下才過了百日，驟言分爨，其何以對先父母在天之靈乎？」當下文秀的岳父周員外，即向文亮的岳父顧員外道：「他們二人各持己見，爲是爭執不下，親翁有何高見，給他們處理處理？」顧員外頻頻搖首道：「清官難斷家務事，叫我有何法想？」周員外道：「此事你我不管，有誰肯來管呢？」顧員外道：「這事甚難，依了誰好？而且他們二人所說，却也各有各的道理，要是肯依我主意辦，我有個折衷之法，寫上四個圖兒，分爲出殯不出殯，分家不分家，供在親翁親母靈前，由他們二位冥中作主，豈不甚妙？」衆公親聽了，俱皆稱善，文亮兄弟也都應承。

於是依了顧員外的話，用紅紙寫成四個匾兒，供在安員外夫婦的靈前，早有安僮點起香燭，復由衆公親議定，由長子文亮先拈。文亮少不得叩頭，默默的祝禱了一番，拈起兩個匾兒，拆開一看，正是「出殯」與「分家」。文亮不由的兩眼發直，長嘆一聲，含淚不語。

旁邊早喜壞了文秀，說道：「大哥已拈了出來，我也無庸再拈的了。這也是爹娘在天之靈，曉得我們苦樂不均，所以纔會鬼使神差，叫他自己拈出這兩個匾兒。現在趁着各親長在此，不如我將各款帳簿捧出，煩勞各位的精神，替我們兄弟二人，把家財分開了罷！」說畢，即將賬簿田契等，一一交出，由衆公親一一添作五，分得倒還公平。

過了幾天，將安員外夫妻二人的棺柩，葬入了祖塋。文秀分的是老宅房產，文亮只得另住外宅，終日發奮攻書，課讀壽保。不到一年，文亮的岳父顧員外夫婦二人，相繼病故；因顧員外並無子姪，喪事全是文亮料理，將岳父母二人的靈柩，送山安葬。這位安大爺雖得了他岳家的一份絕戶家私，因是身外之物，也不放在心上，每日仍是勤苦讀書。

誰知文亮是一個八敗星臨凡，要是不到家產盡絕，不受磨難，決不能發跡的。那一日將近夜半，文亮臥室的後面，不知如何失了火，轟轟烈烈的燒將起來，可憐夫妻只將壽保搶抱在手，一羣安僮使女也都是空手逃了出來。文亮站在上風，只是跌足，看看燒到天明，將一所房屋燒成灰燼，夫妻二人十分傷感！

文秀聽說大房被火燒完，樂得鼓掌大笑道：『隨便他怎樣會得絕戶家私，倒底天不容他。幸喜我早與他分產，不然我們還要被他所累！』周氏聽了丈夫的一番話，心下不然道：『兄弟同胞一母所生，大伯遭難，你應當前去看看他，想法子周濟他，才是正理，怎麼反說出這種無情的話來？』文秀聽罷大怒道：『婦人家曉得什麼道理？當年分家之時，當着親眷的面，言明各無瓜葛，永不上門。他家火燒，與我何涉？倒要你好心去周濟他，我文秀分家之時，所得家私和他一樣，他又得了他丈人的絕戶，比我要富上幾倍，要是我去周濟他，太也自不量力，反被人家笑話！』周氏心中不忍，暗差家僮進寶前去慰問，另外贈些衣物與零錢，夫婦感謝不已。

過了幾日，文秀將所分的田賣了一半，從新造了一所房屋居住，真是時衰鬼弄人，居住不滿三個月，又遭了天火。如是連燒連造，不到一年，遭了三次火災。那安文亮就有金山銀海，也要燒光了，何況文亮只有幾十萬的家財，焉有不窮之理？安僮奴僕人等，俱皆逃的逃了，走的走了，一家三口，家祠內又不能居住，只得住在破瓦窰中存身，正是日無呼雞之米，夜無耗鼠之糧！

文亮是個念書人，絲毫不懂生計，全靠顧氏大娘每日去挑了野菜，打發壽保挑往街坊叫賣。起初大娘顧全面子，不忍給壽保前往叫賣，經壽保再三哀求道：『父親現在要緊攻書，將來若得一官半職，就不用受苦了；母親又是婦道人家，不便拋頭露面，兒不去賣菜，叫誰去賣呢？現在吃飯要緊，兒又不偷不搶，斷沒有笑我窮了失面子。』大娘見他人雖年幼，天性極厚，說出話來，甚為有理，愈加傷心。但也只得

由他去叫賣。

也虧壽保生得伶俐，街坊上的人家，也都曉得他是安員外的後代，遭了天火落難的；又知道壽保孝順雙親，故而他的菜比別人容易賣些，每日下午總是空籬回家。有時也順便就在街上帶了應用的物件家來，文亮夫婦到也全靠他支持養活。

忽一日，壽保在街上賣菜，聽人傳說，當今皇帝要開南選，考取各省秀士，趕忙回來告稟父親，文亮大喜，以爲他的出頭日子快到了。但是路遠千里，又必須全家同去，萬無掛念，只是沒有盤費，怎生設法？千思萬想，毫無借處，只得叫壽保去向二爺文秀處商借。那文秀非但不肯借錢，反說了不少冷言冷語。壽保聽了，回來向文亮如此這般，照實說了一遍，只氣得文亮發昏章第十一。

正在氣得發急的時候，忽見進寶走了進來，向着文亮夫婦請過了安，說道：「適纔二娘聽見大爺要去趕考，特差我送上路費三十兩銀子，可是千萬不要給二爺知道，恐他又耍嘮嚇。小人這裏也有十兩銀子，一併送與大爺路上應用。」文亮聽說，雙眼流淚道：「多謝你二娘了，難得有這般的賢惠，我日後倘有寸進，定將你收爲義子，現在我也不說感謝你的話了，請你回去上覆二娘，說我至遲明天就動身了，我們回來再見罷！」進寶連說不敢道：「小人怎能受大爺的抬舉？但願大爺此去，一帆風順，平步登雲，小人恐二爺犯疑，明日不能來送行了。」說完匆匆作別而去。

安文亮有了這四十兩銀子，萬事不愁。到了第二日一早，因爲這破瓦窰中，也沒有什麼物件，稍爲收

拾了一下，一家三口，就此起程。一路渴飲飢餐，曉行夜宿，忽一日來到天長縣的城內，看看天色已晚，住下客店。文亮等三人吃過晚飯，休息片刻，各自安寢。那曉顧氏脫衣之時，將身上一摸，用剩的尚有二十幾兩銀子，不知在何時失落，只急得雙足亂跳，文亮更急得嘆苦怨天。

那知文亮一路已受了不少的風霜，再加上這一急，當晚就覺得身上發熱發熱的，次日已病得不能起床，口中時時胡言亂語，一會子又說是中了第十四名舉人，一會子又說已進京面試回來，放了外任。大娘聽了，除得傷心垂淚，也沒有方法可想，請醫生看病，又沒有錢。看看已病了半個多月的光景，文亮的病尚不能離床，有時也還清楚，有時竟人事不知。

那店家見他們這個樣子，恐怕有個三長兩短，要他受累，便走着進來，向顧氏道：『小店本錢有限，你們住了有半個多月，房飯錢一文未付，小店實在担待不起。現在你們在客邊，你家相公又病了，我也不逼你們要錢，今日就請你們搬出去罷。離此不遠，有個關王廟，裏面僧道皆無，頗可居住，總求大娘原諒，我是個小本營生，千萬勿怪才是！』顧氏聽罷，向著店主哀求苦告，求他行些方便，候丈夫病好，再爲搬出。無奈店主只是不肯道：『你家相公，病得如此沉重，倘有什麼不測，小店連累不起，還是請趕快搬走。』大娘再三哀求無用，只得扶着丈夫，帶了壽保，拜謝了店主，哭哭啼啼，走出店門。

行不甚遠，到了關王廟內，果然僧道俱無，四面的牆壁，俱已倒塌，陣陣陰風，吹得人不寒而戰。尋到東廊牆下，勉強可以避風，打了一個草鋪，與文亮睡下。壽保向他母親道：『現在我們有了安身之地，只是

無柴無米，怎生過活？不如待孩兒上街乞討些回來，將就吃些罷！」顧氏聽了，心如刀絞，一把拉住道：「我兒若去討飯，豈不丟盡了安家的臉面？」壽保連忙安慰道：「母親說那裏話來，古來英雄豪傑，在不得意的時候，討飯的很多，孩兒不做無恥犯法之事，也不算辱沒了先人，暫時落薄，也叫無法可想，巴望父親好了，趕快早日回鄉。」說完提著竹籃就走。顧氏也只好硬着心腸，由他去了。

壽保去了半日回家，到也討了不少的剩飯殘肴，進得門來，看見母親問道：「父親現在可好些嗎？」顧氏道：「你父親說，剛才得了一夢，見你祖父祖母到來，說你父親此病不得會好，地府已經有名，看來甚是凶險，如何是好呢？」說罷流淚不已。

壽保道：「看來父親的病，一時也不見得凶險，可是總要請個醫生來看看脈，爭奈沒有錢請醫生，孩兒倒想了一計在此，不如明日孩兒往長街將身賣去，拿了銀子回來，醫好了父親，將來歸宗復姓，也不要緊。」顧氏聽了，好似滾油煎心一般，含淚說道：「爹娘祇生你一人，爲娘好容易千辛萬苦，將你撫養了八歲，怎忍將你賣去要死，我們一家死好了，決不能賣你。」

壽保道：「古人賣身養親的很多，孩兒也是個人，難道不能盡孝道嗎？母親若是不肯賣我，我就一頭撞死。」說完一頭向牆上撞去。顧氏連忙一把抓住道：「我兒休得如此，爲娘與你商議，就是你行孝道賣身救父，爲娘不能作主，必須問過你父親纔行。」壽保道：「母親說的極是！」

於是一同來到文亮鋪邊，顧氏把文亮輕輕推了一推道：「你兒子盡孝，要去賣身救你，你若應允，就

瓦車蓬產子 第二回

一〇

將頭點點，你若不肯，就將頭搖搖。」這時文亮病體沉重，神志模糊，耳旁聽得有人叫他，就將頭點了幾點。壽保見了，說道：「父親肯了。」顧氏哭道：「官人！你當真叫你兒子去賣身麼？」文亮又將頭點了幾點。壽保道：「父親叫兒去呢！」說完望外就跑。顧氏哭着叫道：「我兒轉來！」壽保頭也不回，跑出廟門而去。

第二回 旅店求賣身忽遭青眼 血書疼咬指永別慈顏

陝西省延安府寶定縣內，有一富翁，姓劉，名敬業，因他家財豪富，人人稱他爲劉半城，反而將真名埋沒，無人知曉。這位劉半城，雖有了萬貫家財，連娶了七房夫人，俱未生育，有財無子，引爲缺憾。因此劉員外發下誓願，親往各大名山進香，齋僧佈道，樂善好施，藉以求子。這一日剛朝罷九華山回來，路過天長縣，住在城內羅家客店，預備休息幾日，回歸陝西。

這日無事，他的兩個心腹家人，劉安、劉富，站在客店門口閑望。湊巧安壽保頭上插着草標走過。劉安一眼瞧見，對劉富道：「這個小孩子，插了草標，想是自賣自身的，面貌到也生得端正。」劉富將臉一揚，道：「那裏是賣身的，這麼大的小孩子，懂得叫什麼自賣自身？想是鬧着頑要的。」劉安道：「待我去問他一聲看！」說着走將過來，向壽保問道：「小孩子！你頭上插了這個草標，做什麼？」壽保道：「我家父親生病，沒有錢請醫生吃藥，故此長街賣身。倘有仁人君子，將我買下，得了銀子，救好我父親的病，我就

在他家做書僮，當小廝，也是情願。」劉安兩手一拍，對劉富看了一眼道：「你看我猜得差嗎？」回過頭來又道：「你且在此稍等一刻，待我們進去稟明我們員外，若肯收留你，也是一件好事。」壽保連聲稱是。

劉安、劉富二人，早已大着步子，走到上房，向劉員外稟道：「外面有個孩子，相貌生得甚好，因為他的父親生病，無錢吃藥，出賣自身，員外可要叫他進來看看？」劉員外道：「好的，你去叫他進來與我看看。如果品貌端正，就將他買下，帶回去做個書僮便了。」二人連聲稱是，回身出外，朝着壽保招了招手道：「來來！我帶你進去見我們員外，倘若員外肯買你下來，就不愁穿吃的了。」壽保道了一聲勞駕！

於是隨着劉安、劉富來到上房，見上面坐着一人，年約五旬以外，慈眉善目，很是和藹可親的樣子，忙上前施禮道：「員外在上，小人拜見。」那劉員外見他說話伶俐，先有了幾分歡喜，便道：「你且站近些，待我問你。」說着將手拉住壽保的手，細細的一看道：「我且問你，家住那裏？姓甚？名誰？小小年紀，因何賣身？說得明白，我就將你留下。」

壽保道：「小人係江西南昌府人，姓安，名叫壽保，今年八歲，父親安文亮，本是醫門秀士，祖遺家財萬貫，說也可憐，連遭三次天火，家財俱已燒盡。聞聽當今開科南選，父親帶了一家三口，進京投考，誰想到這裏客店住下，路途上辛苦了，不知如何將所帶的路費，完全失掉。父親一急，染病在床，至今將近一月，因為無錢延醫服藥，病勢又十分沉重，小人沒法，只得出此下策，想賣身救父，望求員外成全了我罷！」

瓦車蓬產子 第二回

一二

『劉半城聽說，連連點頭：『難得這們大的孩子，懂得孝道，不知你要多少銀子才夠？』壽保道：『倘蒙員外成全，我只要十兩銀子就是。』劉半城道：『論理八歲的孩子，不值十兩銀子，我看你可憐，也就買你，你去尋個人來，領銀便了。』壽保聽說便道：『請員外原諒我是外鄉人，本處沒有親戚領銀寫紙。』劉半城道：『你到底是小孩子，沒人領銀，難道我與你當面成交不成？倘沒有人來領銀，我不要買了，日後怕有糾葛。』

壽保聽了，心下躊躇了一會，才說道：『小人的父親，染病在身，是萬不能來的，只有小人的母親在此，他也是名門閨秀，怎好叫他出乖露醜？』劉半城道：『何不打着轎子去，接了你母親來呢？』壽保道：『小人有錢僱轎，早就與我家父親贖藥吃了。』劉半城道：『孩子放心，買得成，買不成，轎錢我給就是。』壽保道謝了員外。

劉半城隨叫劉安、劉富去叫了一乘小轎，與壽保同去。不多片刻，已到了關王廟門口，壽保心下想道：『劉家二人到此廟中，桌椅全無一件，後來若無好處便罷，倘有升騰之日，豈不被他們笑我，說我當日在破廟中賣身時的光景？』當下心生一計，叫道：『二位大哥，何不到茶坊坐坐，待我賣成身時，算我的東道，你們去歇息。』劉安道：『你的意思，我們曉得，我們站在外面等你，你快到裏面，請你母親上轎便了。』壽保道：『如此得罪二位了。』

說着奔到東廊，看見母親正在啼哭，忙叫道：『母親不要悲傷，孩兒適才在街上，遇見一位有錢的員

外，肯將孩兒買去，現有轎子在外，請母親趕快前去領銀子。」顧氏聽了，驚慌失色，哭道：「我兒！當真將身賣了，爲娘的能忍得這心腸麼？」壽保道：「母親不要哭了，趕快隨我去拿了銀子回來，與父親治病要緊。」說完拉了母親衣袖便走。

可憐顧氏左思右想，無可奈何，只得依了壽保，出得廟來，看見劉家兩個家人，道聲萬福，坐上小轎，一路來到羅家店內。壽保扶了顧氏出轎，走進上房，低聲向母親說道：「上面坐的，便是劉員外。」顧氏即便上前見禮，劉半城也還了半禮，道聲請坐，舉目見那顧氏衣服雖不整齊，舉止動靜，不脫大家風範，心中十分不忍。

這位劉半城員外，既然好行善事，何以爲了壽保賣身，反而斤斤的較量呢？「自私之心，人皆有之。」劉員外年已半百，沒有子息，今見壽保這樣一個聰明小孩，如何不想據爲己有？慢道是他自己送上門來賣身的，當下遂謂顧氏道：「請問娘子，何故要賣此子？請道其詳！」顧氏無奈，含羞忍淚，將遭難情形說了一遍。

劉半城聽了，也嘆了一口氣，便叫劉安去請個代筆的先生來，書寫文契。壽保忙道：「員外！不用去請代筆，待小人自寫就是。」劉半城道：「你小小年紀就會寫文契麼？」壽保道：「小人字雖不好，寫來與員外看，能用就罷，倘若不好，再請先生來寫。」劉半城點頭稱善，命劉安取過紙筆，擺在案上，又搬了一張板櫈，與他坐了寫。壽保道：「請放在地上寫罷。」劉半城道：「放在地下，如何好寫？」壽保道：「員外

瓦車蓬產子 第二回

一四

在上，小人何敢坐，豈不是奴欺主麼？」半城聽說，見他雖小，說話却很乖巧，心中暗喜，便道：「你今日纔賣與我家，恕你無罪，就在桌上寫罷！」說時，臉上掛着笑意。

壽保答應了一聲，是，便猴在桌邊，磨濃了墨，忍着眼淚，一揮而就，雙手遞與員外。劉半城接過，只見上寫道：

立賣身契人安門顧氏，今因丈夫異鄉抱病，無力延醫，將親生子八歲，名安壽保，賣與劉敬業員外門下，聽憑更改名姓，爲奴使喚，不得偷安懶怠。倘有病短天終等事，概歸天命，與主人無涉。若有拐失逃亡等情，由立契人承當，恐後無憑，立此存照。

嘉靖 年 月 日，立賣文契人安門顧氏。

劉半城看罷道：「寫得倒還妥當，你去與你母親說知，叫他畫個十字，方足爲憑。」壽保無奈，重復拿了文契，走到顧氏身邊，叫聲：「母親，請你畫上十字吧！」說罷，站在一旁，背着彈淚。那顧氏將文契看了一遍，就要與嬌兒生離了，忍不住傷心啜泣，連那站在房門外邊的劉安劉富二人，也跟着陪了不少的眼淚。顧氏大娘傷悲了半日，咬定牙關，硬了心腸，用筆在名字下邊，畫了一橫一豎一個十字，將筆放下，伸手抱過壽保，放聲大哭起來。劉安忙走進來解勸，方才止了哭聲。

劉半城重復將文契看過收好，取出兩包銀子，交與壽保道：「一封是你的身價銀子十兩，這一封也是十兩，算是我送與你父親，病後調理用的，你今一齊拿去，交與你母親便了。」壽保伸手接過，跪下拜

謝，走過身來，將銀子望顧氏手中一遞，母子二人早又止不住傷心痛哭。

哭了半晌，壽保嗚咽着說道：『母親！此番回去，須要請一位有名醫生，診治父親的病症，好了便罷，設或有個不測，也要望母親將後事好好料理。』江西家中去也無用，二叔也不能看顧你的，就是討飯，也要你討到陝西。』末了又低聲道：『樹高千丈，葉落歸根，孩兒還是姓安，母親只管來找孩兒便了。』顧氏見八歲大的孩子，說出話來，入情入理，一旦分離，比死別還要難過，一把拉住了壽保，再也捨不得放手，噙啣大哭。

後來還是壽保催促着道：『母親！出來了這許多時候，父親一人在廟中，不知怎樣了？趕快回去看看去罷！』適纔聽見他們說，這兩天內員外還不動身，孩兒得有閑空，自當回來探望爹娘。』顧氏無奈，只得硬着心腸，拜別了劉員外，又囑咐了千言萬語，復又辭別了劉安劉富二人，託他們好生照看壽保，方纔拉着壽保，來到大門外面，互抱着痛哭了一番，方才登輦，掩面啼哭而去。

壽保站在門口，哭不住聲，劉安忍住眼淚，上前把壽保抱了過來，走入上房。劉半城見壽保哭得可憐，便叫他不必要啼哭，又命劉安帶他洗澡，買些點心與他吃了回來，又叫劉富在房中與他安設床鋪，宿了一宵，次日起來，員外吩咐兩個家人，打點明日起程，回歸陝西。

壽保聽了，忍不住淚如雨下，走來哀求道：『員外！明日要回陝西，可能准許小人，今日回去，探望父親病勢，會一會面。』劉半城低頭沉吟一番道：『本當不給你去，姑念你是異鄉落難的孩子，叫劉安領你

去，快去快來！壽保大喜，即忙別過員外，隨着劉安出店。

不一會，來到廟門外，壽保仍請劉安在外稍待，自己飛奔進去，看見父親依舊昏昏沉沉睡着，母親坐在一旁，垂淚不語，即上前叫了一聲母親。顧氏抬頭看見兒子回來，不由的喜出望外，說道：「我兒你回來了，可憐爲娘昨晚想你哭了一夜，未曾合眼，你怎樣回來的？快不要去了罷！」壽保道：「怎能不去？現有劉安在外面等着，因爲員外明日要回陝西，故求員外放我回家，與爹娘多見一面。」說着拉了母親，來到西廊下道：「孩兒看父親的病勢，尙無大礙，請母親好好與他調理才是，可是母親身懷六甲，須要自己保重，倘或生了個弟弟，或是妹妹，也可消愁解悶，孩兒去了以後，總要望爹娘將心放寬一些，只算少生孩兒一個。」說着跳足大哭起來。

顧氏忽聽文亮在東廊大叫了一聲，連忙走着過去。壽保聽見他父親叫了一聲，本想過去看看，又恐觸動他父親的愁腸，故又不敢走過去了，心想：「今日一別，不知何日再能見面？不如寫下一封血書，以作將來見面相認憑證。」當下將內衣撕下一塊來，趁着母親不在身旁，將指尖咬破，滴出鮮血，就在階前石上，寫上三代履歷，以及賣身情由，一時寫完，不想手指疼痛難忍，倒在地上叫疼。

顧氏被文亮喊去，原來是要吃茶，連忙端整了茶，給他喝過，走過西廊，見壽保倒在地上叫疼，旁邊又有一塊白布，血淋淋的寫上許多血字，知是血書，就一把拉起壽保，母子二人，又大哭了一番，復回東廊，見文亮早又昏昏睡去，上前叫了幾聲父親，只不見應，只得嘆了一口氣，拜別了爹娘，要想起身，顧氏那